

作者	生醫系 張毓庭
作品名稱	崩潰
<p>只能用胃酸一點、一滴地腐蝕，才能消化。</p> <p>死瞪著我。</p> <p>慘白的油漆片堆在角落，時間粗魯地從牆壁撕扯下來，不規則地破碎，奄奄躺了一地。極不平整的表面，斑駁灰白夾雜，老屋子了，四處皆是裂縫，雨水侵蝕，越發酸腐地味兒鑽入七竅，薰地雙眼模糊——然而清晰無比，那雙蟄伏於陰暗處，陳年地黃垢上熟悉突兀地眼。</p> <p>兩支葉脈狀地觸角彎曲，頭胸狹縫間生出一叢叢絨毛，雜揉成混濁土灰色，隨意拍動垂在身側地翅。靜——極度安靜，那看似隨意振動，波形經空氣分子傳至耳膜，鼓著刻薄尖銳地頻率。兩只與暗影融合地黑眼珠轉動，忽隱忽現。鼻孔被浮在空氣中細細地鱗粉堵著，惡劣地留著一絲絲縫隙。</p> <p>一吸一呼，半透明密佈地汗毛、叢生地鼻毛粗黑雜亂，勾連著淡白夾雜黃的黏液，擋不住，輕鬆避過橫互鼻腔與口腔間懸庸垂、咽喉交界處會厭軟骨，轉入氣管擦撥著纖毛，咳，似欲將心肺震碎了混血沫吐出，嗆地難受，連帶著噴出一鼻子鱗粉，細碎地閃著，卻無比地張揚，涕淚縱橫間模糊排列为嘲諷的符號，刺激本已衰弱地神經。成了餘興節目，懶散地看著我掙扎。</p> <p>恍惚憶起——腦袋斜斜掛在左手掌心上，臉頰地肉擠成團，遮住半顆眼珠，視線壓縮成蠕蟲般肥且短小。眼尾被擠出一道長而深地痕，岔分出細細地皺褶。鷹嘴突抵在刺眼地螢光筆跡上，亮黃顏料依著肘部皮膚走出網型迷宮，已停滯了幾小時了。迷失，老舊風扇轉出地詭譎，嘎啦、嘎啦……，吹開了書頁，皺而泛黃斑，依稀可見翻閱時一點一點積累出地汗漬，右手食指和中指夾著筆，半空中轉出一個歪斜的圓。</p> <p>驀然堵住了眼。</p> <p>訝異！傳進耳中渺小的騷動，正爬上凸起處，緩緩前進，足尖吸附深灰色洗石子地板、拔起、黏附、再拔起地聲響，於狹小房間之中，緊湊反覆。戛然而止？應是不經意落入了石子間的坑，片刻寂靜，吐息、心跳、甚至能聽見臟器蠕動時地舒張收縮。噠、噠、噠……，從坑裡爬出來了，沾黏地聲音斬不斷、無止境迴盪。</p> <p>爬入餘光中，那樣肥短卻靈活地，近頭部處兩三對腳交替向前，整個身軀縮起、延伸……一拱一拱直到佔據了視線便準確地定格。</p> <p>預謀？</p> <p>頭一次與那雙眼對視。望之，墮入阿鼻。</p> <p>只剩一絲眼白，無力而虛弱地攀著擴散地黑，隨著軀體微微地扭動，眨了幾下。明目張膽，暗置陷阱，算準了我地不以為意。</p> <p>陷落崩塌了。我已來不及抽身。</p> <p>心底若明鏡。</p> <p>四目相對、勾纏膠著。施展著攝魂術，分裂，蠕蟲皮表凹凸再幻化成無數眼珠，墮入漩渦中心最為濃黑，不可測地九幽，四面八方探出無形爪子。</p>	

埋入深卻窄的坑，鎖骨切齊地面，下頷藍綠而泛青紫地血管凸出，欲破開死白皮膚地封鎖。暗紅手柄，一把利刀輕輕擱上頭皮，微顫——執刀者興奮而顫抖的手，掌心微微沁出汗液，混合著手柄上自然散出的鐵銹味兒（多少血液地薰染？）金屬器寒涼的氣息穿透，刺痛，一粒一粒的疙瘩浮起，汗毛隨之顫慄，刀尖劃出優雅從容地十字，艷紅略帶點兒黑，金屬獨有地氣息，鏽蝕的濃厚腥氣暈染，眼球蓋上了一層血色遮幕。鑽入縫隙，緩慢地揭開黏著髮絲地頭皮，灌入，閃著金屬光澤地水銀，藉地球引力下墜，斬斷皮肉組織地牽絆，剎那間麻癢難耐，而後痛覺神經徹底被刺激，眼球陣陣地發脹，暈厥，又被疼痛不留情地掙醒，再入無間輪迴，扭動，頸部以下不斷與土礫沙石摩擦。猛力一掙！皮軟軟地癱垂在坑裡——地面赫然佇立著一個人，一團僅餘血肉白骨、赤紅雙眼地，人。

狩獵開始。

摻雜數縷透明銀白，烏黑亮麗至黃褐乾枯，走向末端悄悄分岔，衍出孱弱病態地毛躁，劣質塑膠梳齒啃咬著髮，恍惚聽見靜電細微地——啪啞！艱澀地滑動，擱淺於髮尾糾纏出地無數小球。死結，狠狠一扯，團團髮絲帶些許米白色碎屑和灰黃油垢，積在指縫、梳上。相似色調。抬眼，那時起便未曾離開過視線範圍，沙土和著石灰般，扭著軟肥地身軀穿梭。

思維遭蠕蟲寄生。

聽不懂的嘖語在腦海咆哮，從隱蔽處振動，彷彿立體環繞音效，不間歇地來回衝撞著顱骨，更難尋到來源，聽覺瞬間喪失。一切語言蒼白，枕葉禁不住衝擊，牽引眼球的肌肉亂顫，眼前一陣陣發黑，些許吸收不及的能量逸散，無法忽視地漲、縮，人字縫處細碎地哀嚎，欲潰，未碎。似將思緒撕扯成片段，碎了滿地。

天旋地轉。僅存地意識吊起肩膀，壓縮著肱二頭肌，支撐著前臂極慢而顫慄地抬起，掌背肌肉收縮，彷彿雞爪，清晰可見骨頭與骨頭之間地凹陷、肌肉紋路和黏稠地血液不安分地流過。久未修剪，縫隙中藏著黑藍色污垢地指甲，艱難而準確地刺入那在腦袋裡鑽探地身軀，溫軟略帶黏膩，順著指甲縫兒滲入，拔出深陷地指頭，靠上鼻端輕嗅，腥膩氣息縈繞，雙眼眯起，兩只眼球使勁地往中央聚攏，真實，卻更加虛幻。垂下手，眸子湧起一絲癲狂，握拳，死死扣住、碾壓，染色地指甲掐著掌心——驀然鬆開，只見數道猙獰地紫紅月牙。

根本什麼都沒有？

空虛。

裸蛹。已經蜷在狹窄中仍不放棄，為此捨了蝴蝶那層繭，為著陰魂不散地監視。樣子幾乎未變，只披上一層涼而脆地殼，半透明，盯視。壓縮胸腹部肌肉，手肘膝蓋迫近心臟，頭顱塞入，綿長卻不和諧地呼吸。同樣觸感的地面，同樣不符自然姿態地軀體。

聽說瑜珈能舒緩身心。僵持太久，皆需暫時休兵，卻不可掉以輕心。一邊依著詭譎姿態，放鬆？一邊持續瞪大雙眼。幽深瞳孔中繼續淪落。

請君入彀。

鼻頭酸漲發紅，一口氣哽在喉頭，吐不出嚥不下，腺體緩緩分泌，沁出上下淚點，劃過密佈微小血絲、漸漸混濁地眸，終是蓄滿那發紅地下眼眶，餘光暗瞟，蛹分裂，釐不清地重影相疊穿插，光暈朝外蔓延，弄糊了視野。一眨、一滴，無悲無喜，無溫度地淚。

餓。以身心為餌。

輕鬆地掙脫，舒展濕漉漉地身子，拍打著下垂地翅，圖案漸漸清晰——纏纏繞繞，扭曲成蟒蛇紋身，勒索，又是那雙眼鑲嵌其中，拉著我沉淪地幽黑。對視，一縷戲謔劃過，化暗為明，振動雙翅撲來，停駐於眼睫之上，如丑角般舞動雙掌驅趕，依舊穩當地站立，鱗粉灑入眼眶，細密地刺痛傳達至感覺受器，怔怔地瞧著那略微彎曲地口器，挑釁，吸食著眼淚。

爭一場二元對立。只容許走向你死，我活！

原始地欲不斷擴張，已成了無形地黑洞，藏匿於瞳孔之中，蛾似察覺，拍著翅膀撤離，再度吸附於壁上，對峙。魔愣地扯出一抹詭異弧度，本蜷曲地身子延展到極致，撲向斑駁地牆，它靈巧地閃過，從容地輕掄了幾下翅膀，發紅地掌揉搓著撞地青紫地額頭，彷彿極不甘心地再次攻擊，幾番來回，轉為冷漠地俯視，癱軟於油漆屑中的我，緩緩降落於鼻尖，無言嘲諷不屑，努力遮掩得逞地喜色，便是等待這一刻地放鬆警惕！迅速地抬起下頷，嘴擴張到撕裂地邊緣，將它困入口中。視線才寬闊，終於脫離了夢魘地眼。

剎那，時間黑洞。

正填滿著心底空缺。

無措地亂竄。羽狀分岔地觸角搔弄上顎，兩對灰濁地翅拍動，化為反擊地刃，刮著兩頰軟肉，滿嘴鱗粉，汨汨而出地腥膩更加混沌，舌肉一粒粒凸起味蕾間地陷阱捉住六隻腳，唾腺分泌地黏液緩緩、侵蝕。

困獸。

注定攻守交換。

與生俱來地劣根性作祟，不甘輕易地嚼爛——還遠遠不及！以刁鑽地角度反捲，舌繫帶過度拉扯，崩裂臨界。挾著不斷掙扎地蛾往舌根推，它卡在狹小地咽喉，使勁嚥下，喉頭劇烈滾動，依稀可見下垂雙翅地形狀，忍著剝皮刑般地麻癢劇痛，眉心絞成曲折地隆起，咬緊牙關，熬紅了雙眼——又一次涕淚縱橫。感受著帶絨毛地翅，隨著蠕動地節奏搔刮著食道，擠進賁門括約肌，落入胃袋酸海中，一點點地腐蝕，一滴滴地消化、吸收，漸漸與血液融為一體，嗚咽聲徹底消逝。

贏？脫力般向後倒去，後腦勺撞擊老屋破舊地板地裂縫，暈眩間又見灰塵瀰漫，油漆屑飛揚，血色瞳孔深處淡淡迷茫略過，往昔，那樣輕鬆地設下陷阱、暗伏，嘲諷地俯視著我的掙扎？今，攻守交換，我卻是狼狽如斯。何妨？無間一遭是必經之途，不問過程只論結果，活到最後，即勝者。

涅槃。蒼白彷彿透明，幽綠色地血管依稀可見黏稠的血地流動——九幽開口，一隻熟悉而陌生地手探出。

死到極致——生。

終結，唯一途徑。